

良善的謊言

文／王文香、圖／編輯部

母親從小就生長在極其保守的農村家庭，在這樣氛圍的影響下，母親的兄弟姐妹和爸爸媽媽，都顯得相當的勤奮、踏實，當然對於金錢觀，也相當地節儉。縱使已經搬離雲林鄉下到高雄市區 30 多年，又位處在消費力極為驚人的商業區，她依舊不改小時候所影響她的人格特質與生活態度。

母親對於花錢，總是相當的堅持，該用則用，該省則省，有時多花個區區 10 元、20 元，她也覺得太過浪費；這在我們這輩七年級生的用錢觀裡，顯得相當不可思議；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的窮苦堅毅的環境裡，所造成的一種性格吧——一種「錢很難賺」的性格吧！但時光流轉，到了我輩，食衣住行、吃喝玩樂從不苦惱，也幾乎沒有在生活、經濟、開銷上有過困難，實難想像那種胼手胝足，早起對著朝陽耕作，黃昏迎著夕照荷鋤歸的感覺。也因為母親與我們的年代相近

40 年，萬物更迭，時代移轉，導致價值觀、倫理觀、對事物判段的標準，均有著顯著差異。

有一回，我買了一片麵包 30 元回來，我和哥哥都覺得區區 30 元，有沙拉有蛋有肉鬆，物超所質，相當划算，誰知母親一看到，便說：「家裡早就有土司，有肉鬆、有沙拉，要蛋的話，自己再煎就有了，自己做，10 塊錢不到，衛生看得見！」我心裡納悶著，現在萬價高漲，能夠買到 30 元的麵包應該不算昂貴吧！為何母親惦念在心，老覺得我愛花錢？



台電廣告



台電廣告

父親說，他們從小就是看著一毛錢、五毛錢長大，買玉米要一粒一粒慢慢吃（不像現在是一排一排吃），吃便當時，如果有一顆完整的魯蛋，代表他家有錢；能吃到蘋果只有在生病的時候才有可能吃到（不代表生病就一定吃得到），而那時的便當，往往就是淋個豬油、魯汁、半顆蛋、鹹菜，就是一餐了；而一餐的價錢，大概是 5 塊錢，相當於現在的 6、70 元；當時沒什麼飲料店，大家喝白開水就心滿意足了；如果有冰過的開水，那就值得「喝采」了！父親也說，他們以前小時候，有鞋子是有錢人家，一般人就是打赤腳上下學，很難相信現在的孩子，竟然會為了名牌而比酷比炫…。我們不可置信，當然也慢慢理解了，在這種拮据困頓的環境裡，一毛錢、一塊錢就是一大數目了，也難怪，在我們眼中認為價格合理的 30 元麵包，在母親的觀念中確認為是「天價」。

後來，我買了一些東西回來，我總會對著母親釋出「善意的謊言」，比方說，一杯飲料原價 20 元，我打對折的說只要 10 元；

便當一個 70 元，可能也得說成 50 元；有時母親愛吃的東西價位稍微高些，為了買給母親吃，我也會刻意跟她降個 10 來元，母親才會吃得安心。這樣到底是好或不好，到底是不是一種撒謊，我也不得而知，但我知道，不讓母親為了幾塊錢而叨唸，也應該是一種孝順的表現吧！

我們家裡是開藥房的，大概是因為我在教書的關係，所以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哪些大人或小孩子的客人，是屬於弱勢家庭、弱勢孩子；母親認為，一罐藥多少錢就是賣多少錢，不能任意打折扣，更不可能賒帳；她說我們是小本經營，不是百貨商場，也不開統一發票，所以很難算便宜些；但是如果我來顧店的話，往往，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特別是那所謂弱勢、窮困的人。有時會有客人欠錢，但我總會好意地說沒關係；有些駝著身一看就是家境有困難的老嫗來買藥，我也會刻意算便宜一些；有時找錢時，我會湊個整數找零給他；有時我會跟他說，

明天幾點我顧店，再來找我。

這些人，有時會把欠的錢再拿來，有時就真的有意無意的忘記了，但我也不在乎，但我開心的事，我看到他們不斷道謝、不斷向我眼神示意的感謝，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對於這些，母親總是不知道，但我不曾後悔過。

人家常說，「賠本的生意沒人做」，這句話雖是事實，但我覺得，我只是比原先少賺一些，但卻帶給他們多一點的溫暖，而現在的社會，最欠缺的，不就是「溫暖」嗎？況且，我和哥哥都有固定的薪水，窮人眼中的 50 元也許是他們口袋裡的全部，但卻是在我可以支應、能力所及的範圍裡；而這樣被矇在母親鼓裡的這些善意謊言，母親一直不知曉，但她過得也很快樂。

常常，我也會去想，快樂是什麼？幸福是什麼？當我們不去計較這些小錢時，我們會學著更豁達，內心也會因此而寬闊；當可以替需要的人省下 50 元時，代表著我們擁有比 50 元更充裕的經濟能力；慢慢的，我發現，善良比聰明更難，善良是一種選擇，聰明是一種天生，但真正的良善，才是溫暖彼此的潤滑劑。有時候，我們得之於人者太多，或是錙銖計較於蝸牛角上的小事，卻搞得兩敗俱傷，得不償失。

在母親的身上，我學到勤儉持家的美德，但我也看到一種吝於施捨的缺點；而我逐漸成長，我學習用善意的謊言來化解這之間的距離，它就像一道無形的光芒，暖暖地灑映在我們之間，不需要多說什麼，也不需要表示什麼，但我們都知道該怎麼做才是對的。這，就是家人間，不須說透的默契。源

